

評 劇

# 一架座鐘

趙國海 黃漢臣 著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評 劇

# 一 架 座 鐘

趙 國 海 黃 漢 臣 著

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

1960年·沈陽

PDG

时 間：一九五九年备耕时节。

地 点：辽宁某农村。

人 物：小 梅，十九岁。（青年炊事员）

大 娘，五十二岁。（梅母）

老 柜，五十五岁。（梅父，饲养员）

〔二幕外小梅心情焦急地走上。〕

小 梅：（唱）布谷鳥促耕声声紧，  
战鼓頻催跃进春。  
人欢馬快突击送粪，  
只有我小梅現眼丢人。  
今天早晨誤了飯，  
耽誤下地十多分。

（手捻圍裙）

我怎配模范社員光荣称号，

我怎配社里奖的新圍裙。

越想越把自己恨！

（夹白）小梅呀小梅！

你怎么这样沒有心。

分秒必爭我耽誤跃进，

改进缺点不能因循。

細想情由接受教訓，

反复思量找出原因：

都因为食堂没块表，

才误了饭时堆下人。

（夹白）这可咋办呢？（思索）哎！有了！

我妈倒有钟一架，

明光崭亮八成新。

我何不回家把钟取，

（夹白）不成啊！

这事还得动员母亲。

老人家爱钟如爱命，

又加上她还有点老脑筋。

（白）这事不能太急，还得跟我妈好好说说。（下）

〔二幕开，大娘在收拾屋子，拭钟。〕

大娘：（唱）一轮红日从东升，

照得满屋红通通。

公社成立后人人高兴，

就是我心里不大安宁。

老头子当了喂马司令，

我女儿当了炊事兵。

爷两个成天价长到公社，

家里头喂鸡喂鸭累的我腰痠腿疼。

先拿掸子掸掸柜，

回手再拭拭大座钟。

大座钟，大座钟，

走的准来声好听。

自从翻身分到手，  
一天三遍勤侍弄。  
早晨拭来晌午掸，  
晚上都用緞子蒙。  
这座鐘就是我的命，  
不讓它挂点尘土星。  
等我閨女那天出閣，  
給我的寶貝疙瘩做陪送。

〔小梅上。〕

小 梅：（唱）心中有事嫌脚慢，  
走道好象一溜风。  
进屋急忙留神看，  
我媽又在拭座鐘。

（白）媽！

大 娘：（唱）一見女儿回家轉，  
媽媽滿面帶春風。  
快上炕好好歇歇脚，  
跑长了老來鬧腿疼。

（白）梅呀！快上炕歇歇吧。別整天象个走馬灯似的  
老也不站脚，上了岁数該鬧腿疼病啦。

小 梅：媽，我跑跑道怕啥，我一級劳卫制都合格了！（扯胸前  
劳卫制証章給母亲看）

大 娘：唉！媽是怕累坏你呀。哟！哪来的新圍裙哪？

小 梅：公社昨天晚上开評模会獎給我的。

大 娘：哟！我閨女又評上模范了，怪不得外人都夸我好命，

嘿嘿……你可真給媽長臉。往后你愛干啥就干啥，媽再也不扯你後腿了。

小 梅：媽，真的嗎？

大 娘：傻孩子，媽還和你開玩笑。

小 梅：媽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媽媽呀！

（唱）媽媽真是好媽媽，  
思想躍進把紅旗插。  
女兒我有一件事，  
想替媽媽當個家。

大 娘：（唱）孩子你有事只管講，  
你是媽的寶貝疙瘩。  
只要媽我能辦到，  
你想要啥就給啥。

小 梅：（唱）咱們食堂剛把根扎，  
處處講究勤儉持家。  
我想借點東西用，  
不知你讓拿不讓拿？

大 娘：（唱）勺子水瓢筷子碗架，  
鏟子火鉤掏灰扒。  
刷帚箒簍牆上挂，  
不知社里想借啥？

小 梅：（唱）鏟子火鉤社里有，  
鍋碗瓢盆不缺啥。  
就是缺少座鐘一架，  
食堂緊等使用它。

大 娘：（唱）鬧了半天才書歸正傳，  
拐彎抹角繞登媽。  
別的東西媽能應下，  
這座鐘你可不能拿。

小 梅：媽！剛才你不說拿啥都行嗎？怎麼這個家你又不叫我  
當了呢？

大 娘：唉！孩子啊！

（唱）非是媽媽思想不通，  
舍不得這架大座鐘。  
座鐘里藏着一段辛酸事，  
听媽從頭給你說：  
三十年前媽出嫁，  
你姥家日子過的窮。  
窮人家更是疼兒女，  
你姥娘叫媽要陪送。  
別的東西媽沒要，  
偏偏要了一架鐘。  
你姥娘東求西借沒買起，  
臨上轎媽我難過放悲聲。  
你姥娘一把鼻涕一把淚，  
為這事差點哭瞎眼睛。  
為疼我你姥娘得了病，  
說胡話還喊買座鐘。  
為此事她臨死張着嘴，  
總也沒閉上兩眼睛。

(拭泪，大甩腔)

好不容易来了共产党，  
领导土改闹斗争。  
斗倒恶霸阎老五，  
分来这架大座钟。  
分到手妈我一夜没合眼，  
第二天跟你爸爸登了程。  
顶风雪给你姥娘把坟上，  
为的是让她看看这架钟。  
到后来妈我一天拭三遍，  
爱护钟活象爱护眼睛。  
从那天我就许下愿，  
留着给你当陪送。

小 梅：妈，别再提过去那些辛酸事啦。随着公社的发展，我们的生活将要一天比一天美好，不久就会变得象天堂一样。为了早日实现这一天，妈，咱就把钟先借给食堂吧。

大 娘：闹半天你还是不明白。孩子，妈不说了吗，留着陪送你呢。

小 梅：妈，我不要，先借给食堂使吧！

大 娘：你不要我还要呢，不能借。

小 梅：妈，现在社里紧等用，将来你要非用不可的时候，咱们再拿回来呀。

大 娘：唉！妈的傻孩子啊！

(唱)我不管拿回来拿不回来，

常言說撒手不算財。

老貓是給你們小貓攢，

這點道理你咋不明白。

小 梅：媽，先借給社使幾天，將來社買上，我保證給你要回來。

大 娘：那時候由得了你呀？媽吃咸鹽比你吃的多，經的事也比你見的廣，可別死心眼子啦。

小 梅：媽，你借給社吧，今天早晨都誤了十分鐘的飯啦。

大 娘：一天二十四個鐘頭，誤個十分八分的怕啥的。小小孩子那麼認真干啥！

小 梅：媽，現在正忙備耕，是分秒必爭的時候，誤一分社就要受損失，不認真咋行呢！你還是借給社吧。（拉母衣服懇求）

大 娘：別老土命人心實，一天身在社心也在社，一點不顧家。別忘了你是媽的閨女。

小 梅：媽！現在全國都講一盤棋，我們應當多為社着想。  
〔鴉嘎聲。〕

大 娘：我不管什麼一盤棋兩盤棋！快撒開我，我還得撿雞蛋去呢！（匆匆下）

小 梅：媽！媽！可真急死人了……這事可咋辦呢？（思索）我就這麼回去？不成！

（唱）倘若再誤一頓飯，

影響大閹糞肥關。

（又思索）

（夾白）要不我先把鐘拿去？不成！

(唱)我媽正在撿雞蛋，

讓她碰上又麻煩。

这事我可怎么办？

(夾白)唉！

反貼門神左右難。

[小梅正敲鐘發楞，母手托雞蛋上。

大 娘：天不早啦，該燒火啦。還在這楞着啥？

[小梅无可奈何地下。

大 娘：真沒法子，這孩子連家都不顧了。

[小雞又嘎嘎起來，大娘又去撿雞蛋。

[老柜滿身草沫上。

老 柜：(唱)我在社里當飼養組長，

老伴偏叫我騎馬溫公。

不管叫啥我心里有數，

啥工作干好都光榮。

正送糞侍弄牲畜責任重，

病一頭就要影響春耕。

為給牲畜定時喂料，

想起家里那架座鐘。

不免回家把它取，

學一個愛社如家處處為公。

迈步我把門來進，

正好老伴不在屋中。

[老柜搬起鐘，剛要走，大娘撿雞蛋回來。

大 娘：喲！該死的老馬官，搬我的座鐘干嘛？(搶過來急拭了兩下)

老 柜：够漂亮啦，别拭啦，快给我吧！

〔边说边抢过就走，又被大娘一把抢回。〕

大 娘：你疯啦？抢我座钟干什么？

老 柜：你呀！啥都不知道。

（唱）成天价啥都不打听，

光顾拭你这架座钟。

如今处处把擂台摆，

人人都在争英雄。

大 娘：（唱）争英雄，争英雄，

你老天巴地有何能？

好逞强你自己去任性，

为啥拿我的大座钟？

老 柜：刚才我和全社饲养员挑了战。提的条件是确保畜膘，定时喂料。小会计可就说了：老柜叔，按时喂料你有手表吗？我说别看没有手表，咱家有架大座钟，说到这我就回家取钟来了。

大 娘：好啊！你们老的小的都惦记上我这架座钟啦！

老 柜：现在全国都讲一盘棋，咱们个人更应当服从公社的需要啊！

大 娘：哈哈！你们爷俩这是吃了贿啦！

（唱）这真是啥样砖来啥样窑，

啥样葫芦开啥样瓢。

我不管社需要不需要，

不许拿我的座钟去擎功劳。

老 柜：好啊！你敢挡我的道，我非得搬开你这块绊脚石不可！

〔兩人搶起鐘來，小梅上。〕

小 梅：（唱）剛才碰見劉二楞，  
還有組長一陣風。  
他們倆擠眉弄眼要笑我，  
臊的我一陣一陣臉發紅。  
回到食堂不安定，  
二次回家來借鐘。  
心急腳快來到窗外，  
（聽見吵聲）  
猛听得屋裏鬧騰騰。  
手扶玻璃往屋看，  
原來是爹娘搶座鐘。  
我何不進屋把圍解，

（夾白）不成啊！

这其中緣故還沒摸清。  
我不免站在这里看動靜，  
學一個趁水和泥見機而行。

（靜看動靜）

老 柜：這架鐘今天我是非借不可！

大 娘：哼！我就不借，看誰敢搶走？

老 柜：老東西！你不用和我頂牛，三天內我要拿不走這架鐘，  
我爬地下就認你為師！

大 娘：噢！你要偷啊？哼！任憑你有千條妙計，架不住我處  
處警惕！（說着把鐘鎖到櫃里）

老 柜：好！好！孫悟空一個跟斗十萬八千里也打不出如來佛

的手掌心！

大 娘：呸！你哪点象如来佛呀？我看你活象个老妖精！

老 柜：好！老东西。咱们俩骑驢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

〔老柜赌气下，大娘跟出，梅躲藏一边。大娘见老柜走远，回屋藏钥匙被梅窥见。〕

大 娘：（满怀信心地）这回我再让你个老马官偷！

〔梅进屋。〕

小 梅：妈，你又跟谁吵啊？

大 娘：跟你爹那个老东西！

小 梅：因为啥呀？

大 娘：也是只为那架钟唄！方才刚把你打发走，他就回来气了我一顿。咳！我都叫你们爷俩给吵糊涂了。（说着从柜上往罐子里放鸡蛋）

小 梅：（灵机一动）妈！东院二婶正孵小鸡儿呢，咱们也随上两个吧！

大 娘：是吗？那敢情好。还是我闺女顾家呀，往后小鸡下了蛋，咱们娘俩吃，一个也不给那个老东西。

小 梅：妈！要想借这份光，你就快送去吧。

大 娘：哎！都叫你爹这个老东西把我气糊涂了！（说着拿鸡蛋走出）

小 梅：（眼睛一转）我也得回食堂做饭去了。（跟母走出，一拐弯隐在一旁，等母走远，又匆匆回屋取出钥匙开柜取钟欲走，又停）我媽要回来开柜找东西发觉咋办呢？（思索）哎！有了。食堂有个旧钟壳，我给它来个偷梁换柱。（急搬钟下）

〔片刻，拿回个旧钟壳，照样锁到柜里，把钥匙又放原处，匆匆走下。〕

〔老柜走上。〕

老 柜：（唱）剛才回家來取鐘，  
老伴橫的象個雷公。  
小會計方才要笑我，  
說什麼佗太君壓住老令公。  
其實這都不在話下，  
怕的是保不好畜膘影響春耕。  
左思右想鐘還得用，  
因此上我才來個二進宮。

〔進屋一看老伴沒在，喜出望外。〕

（白）好啊！這真是天不滅曹啊！

〔找了找鑰匙沒有，到外屋拿來把菜刀把柜鼻子起開，用包袱皮剛系上一個扣，大娘回來了。吓的老柜把鐘背藏身後。〕

大 娘：你這個老馬官又跑家干啥來了？

老 柜：（故作鎮定）噢！天挺涼我想喝兩盅，你快到東院把酒壺借來去。

大 娘：老東西，你又看見我的小鷄下蛋了？哼！這回你可說晚了，都叫我孵上小鷄啦。

老 柜：唉！你快借壺去吧，沒鷄蛋干喝兩盅也行啊。

太 娘：真是越老越嘴急，說啥就是一聲的。（剛走到門口忽然停下）不對呀！他多咱也沒干喝過酒啊？

〔急轉身回，老柜惊慌失措，大娘越加心疑，往柜上一眼看見柜鼻子掉了，急奔老柜。〕

大 娘：老東西，你偷我鐘了吧？

老 柜：沒有！沒有！（緊靠牆邊）

大娘：我看你手拿的什么？

老柜：（伸左手给大娘）看吧！

大娘：我看看那只手！

老柜：（又换右手给大娘）看吧！

大娘：两手我都看看！

老柜：（紧紧的把身子贴壁上把钟靠住，魔枪的伸出两手）真金不怕火炼！你看吧！

〔大娘看出破绽，狠狠的用手一拽老柜。

大娘：你这个老滑头！

〔钟兵一声落地，大娘心疼万分，跺脚捶胸。

大娘：老该死的！你可要挨刀了。

〔老柜一看事也漏了，急忙和老伴同时抢钟，夺起就走，大娘又急抢，两人一夺又把钟抢掉地下了。

大娘：老挨刀的！你给我赔！你给我赔。（边喊边拾起看，惊讶）啊！你给我偷梁换柱啦！（把钟壳狠狠的摔到老柜身上）老挨刀的！你！你！你可要该杀了……

老柜：（楞住）我说你存心要讹人是咋的？我连手还没倒呢！

大娘：你别装疯卖傻！咋拿走的咋给我拿回来！不然我就和你拚了这条老命！

老柜：我看你是存心和我找碴，故意摆下的金蝉脱壳计，我是中了你的计啦！

大娘：少说废话，快给我拿回钟来好了！

老柜：你鬼魂看见我拿钟来？

大娘：我抓住你的胳膊腕啦！

老柜：跟你这个混水蛟也说不出来个理来！（欲走）

大 娘：（拿头撞老柜）你不把鐘給我拿回來你就甭想走！

〔兩人正拉扯過來過去沒完沒了，小梅抱鐘歡天喜地地跑上。〕

小 梅：（唱）公社买来新座鐘，

小梅心里乐盈盈。

抱起旧鐘往家跑，

省的我媽纏不清。

（白）原物交回，并无损坏。一架破鐘啥好的？这回我媽上竿着借給我也不要了。

〔剛要進屋，聽見吵聲，扶窗一看思索了一下把鐘放到窗下進屋。〕

小 梅：媽！你們倆這是鬧啥呀？（拉架）

大 娘：梅呀，你別拉我，我今个非得跟这个老东西拚了不可！（又向老柜）

老 柜：梅子，你別拉她，看她能把我咋的？

小 梅：（急忙拉開）媽！看你这么大岁数啦，还和我爹上头扑面，讓外人看見多笑話呀？到底是为啥呀？

〔大娘叉起腰喘粗气。〕

大 娘：老挨刀的把媽的座鐘給偷走了！

老 柜：唉！真是哪庙都有屈死鬼。（狠狠的瞪了媽一眼）

小 梅：媽！这事你別賴我爹……

大 娘：哈哈！你真是你爹的閨女呀！我都抓住他的手腕啦，怎么还说賴我呢？

小 梅：媽！你听我說給你……

大 娘：我不听你的！你也不向着我。

小 梅：（眼睛一轉，計上心来）那我爹要真沒拿，你怎么办呢？

大 娘：我要屈他一点，讓我咋着就咋着。

小 梅：媽，這話可是你親口說的呀！

〔跑到窗下把鐘取來交母。〕

小 梅：給你吧！原物交回，並無損壞。

大 娘：小梅，這鐘……

小 梅：食堂買來新鐘啦。不喜借你這塊破寶貝疙瘩。

大 娘：哎呀！還是你個小祖宗給拿走的！

（唱）一見小梅抱回鐘，

我心里又慚愧又不安寧。

慚愧是公社並不象我想的那樣，

不安是錯把老伴當了賊星。

老 柜：這回水落石出啦！你得給我脫賊皮！就这么給我扣帽子我不干哪！

小 梅：爸爸，您別生氣了。這事都怪我。

老 柜：爸爸和你沒氣，今天我非得跟她求個真章不可！这么給我貼狗皮膏藥我不干哪！

大 娘：（手捻衣襟，羞愧的走到老柜跟前）梅她爹，別跟我一般見識啦。我成天价胡里胡塗的，可懂的個啥？

老 柜：去！去！去！離我遠點，看我再偷你。

大 娘：老头子啊！別生氣啦。你不說要喝酒嗎？我給你炒雞蛋去。（邊說邊從罐里摸雞蛋）梅呀！快上東院借酒壺去。那么大啦，一點眼色也沒有。

小 梅：媽，你不說雞蛋都留着咱們娘倆吃，一個也不給我爹嗎？

大 娘：死丫頭！你咋瞎說呀？媽多咱說過那話呀？常言說的好：老伴老伴，不疼也疼一半。梅她爹你說是不是？